

綫 藝 書 局

宋集珍本叢刊

任繼愈署簽



第五十五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任繼愈署簽



第五十五册

綫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五十五册目錄

誠齋集(續) 楊萬里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

廬陵楊萬里述秀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魯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傾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宋集珍本

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
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

圖乃克為之屬ム記焉士之言曰樞屬於宰
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者樞屬無事
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
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
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乎事其事
矣樞屬之戒之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

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
建不並其為長次均也建其長又建其二又
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
諫姦竈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
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為樞屬顧曰吾
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
裨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宋集珍本

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
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然則孟子亦過矣
其然乎不然吾徒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
十三年五月十有五日廬陵楊ム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
奉享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

一備曰有孝行節義著鄉間者令長吏以聞
當謙旌錄今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謙即知表
州分宜縣謝誇及貢士李燧寺一千三百五
十三人合辭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
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
立父病既死承弼嶺天賈絕願以身代父跋
然而蘿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迂圭
迂直繼策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其分

少以助之同產弟永弼既為叔父直圭後承
弼復分以己田承弼受業于雩都知縣劉安
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三隸永弼
穀死官下臥在地承弼為棺斂永尤空窮至
鬻幼女承弼聞之即償其直鞠于家及嫁後
已女先永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
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望公私赤立
承弼曰勤公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

貯之不受一錢富家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
遺擢活者萬數承弼所學博洽江之西湖之
南士子棲集孰經問學戶外履端瓊才雋士
小大有就承弼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
王佐知吉州喜士承弼贊詩文謁之佐遺某
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
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人宣教節劉清之
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官劉惇以承
弼為首承弼應選再舉於禮部報聞其

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謹昧死以
聞事下比部禮部尚書臣推樞侍郎臣素貞
外郎臣端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
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
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吉州下安福縣於所
居之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西有十二尺
篩以丹堊塾以嘉木云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錄官寺之睢城子之椒賈東迤南有亭而小若點若粟若蒼若哲若翼斯擊若味斯章若端服若弁之旋飭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之江彥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扞戒仲刻之趙君亮夫懋德惜亭之地作而新之因與書未徵予記之當公伏闕以死爭天下大事雷霆萬鈞不栗不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日者蔑如也則為獄掾時抱爰書抵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故士之言曰我將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者遇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聽何然則公之所易人之所難而况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傍不敢仰視公止一馬又鬻之步而歸幾何不為今之仕者之笑也懋德乃能仰

通州固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頑來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廈屋雨風雲穿束捕叢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無所取貲忽寤曰四隣未修之間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流馳之於橫舍其可迺斷迺度迺閭迺斷迺壁迺屨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牆有戶有櫺有雜有唐於是舍止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立誦弦鏘如有茲斯童有野斯塾旁若齒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闇憚公移言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曰為我謝通州之士公之厚士

通州學重修記

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之心疑矣抑昔陰求幕下士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盛怒公者否亭之作者否損益云乎哉

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自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脩身而入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略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彫焉則大不作圭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彫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穎之不莹則玉人者工倍而器無就故脩身在正心理端矣顏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瑩也

誠齋集

卷七十三

七
宋集珍本叢刊

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躋於聖潛乎天下國家夫獨待于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年月日山記

浩齋記

所親安福劉彥興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于文之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免就齋房之一椽興不肖孤得居其中追惟先志大快實墜以昭前人修懸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八
宋集珍本叢刊

翦蔬茹趺積取條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顧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必銜于九京矣山得書揖拜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惜學先奉直令求師于安福拜清絕先生劉公為師而廬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于清絕入而听誨于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究而至之是知格學者若能用力乎此則自

曰六經語孟之后乃有此書乎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于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于是為有後矣是不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爾隘耶或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建直字謹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己酉閏月十二日門人楊公記

高安縣學記

筠之貢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有附于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房號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環作而新之經始于昔歲七月八日落成于

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于顏回之巷茲宇之庫不庫于原憲之室茲廩之塞不塞于陳蔡之厄彼賢聖者居之何如哉不然聞以九軌廊以十區餌以萬鍾于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于竹牕之下

舉目而見充牵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于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不可也學哉吳從周崖本仁孫大成謂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十六年閏月二十有四日

楊公記

建昌郡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今年三月既望爰捐扁牕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致于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廩給尚寃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

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于顏回之巷茲宇

之庫不庫于原憲之室茲廩之塞不塞于陳

蔡之厄彼賢聖者居之何如哉不然聞以九

軌廊以十區餌以萬鍾于二三子之學將益

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于竹牕之下

予同年何同叔謂予曰異里中有名士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布双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京之舊宅與王徒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

二說然乎否乎未可知也異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訪林莘屢委興孤往至宮之西財數武間見松竹蘿植相蔚為林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嘆曰此地獨無嘉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遊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性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裡逢今邦侯江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十一

誠齋集

卷七十三

二

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後
一年郡事畢葺墜者修廢者舉後一年迺辟
其地成之言立屋六楹後建一室前作重
雷迺閣其上月扉風檻縹綱飛動若出天半
仍斷大木迺架迺攢經史百氏訖之旁郡是
度是物道士李惟賓鄧本度相與効力春孟
作之李而落之談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
余書之碑來遊者知賢太守之大雅二道士之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十二

宋集珍

本載刊

勞勸余曰詣為書其語江君名自任三衢人
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餽厨傳不事要結而
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策時年最少出拜
同年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離離而合
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承懷勝
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
而人彌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槩矣紹熙

初元九月望具位楊公記

郴州仙居轉船倉記

嶺隈惟郴厥土沙砾厥田硗瘠厥氓妻貧氛
屬濁蒸旱膜重仍豎首難食材官匱餌印哺
於衡董靡羸蓋其川流自衡而止厥水益

淺厥瀨益險厥土益蠶厥龍六六汎若激矢

泝若弭蹬米舟重遲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
至鯉園膠而不前州家於馬廩於茲岸徒旅
請粟自此入郭復道山蹊筚礪蓄足疎茨畱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十三

宋集珍
本集刊

行泥呻擔啼過信乃遠人勸費倍險踰於磧
估踰於羅猗歟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
詠傳茹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瀨江之麋一葦
可杭迺諭州隸我來自東書笈衣囊不貨不
庸吾以私人輦携以從官餼之布封識如故
盍以召臣三十維牒維庚七楹迺應其前堂
受來栗迺墉其環爰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
于川李州是經李夏斯成因傷于官因病于

氓師飫且逸歌舞俟德郴山之石迺礮迺刻
尚俾來者是矜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誰
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楊公
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頃字尚吉謝公謨書也橋作
於何時屬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僕功於己酉
之秋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十四

宋集珍
本集刊

南隱承奉節謝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衝
波濤以為過者病之然後之興也是歲江西
大祲毗鄰其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沈以聞
詔行賑貸公奉詔錯事下二尺木書懿郡若
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毗而肯力於公
者董之於是臨江郡新喻縣之士民合辭以
告于縣尹曰丁君其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
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於常平使者曰饑

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
賙之賙則咷受不惠之患謂宜如范文正公
與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
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諾於
是僦咷為工造舟為梁遐道奔輶運木挽土
若干其人剗剗艸舡二十有奇千鐵之右載
維載堤橋成泝而望者若鷁鷀之泛清波而將翔
也僕而過者若鳥鵠之翼入漢而不沒也于

是咷之桺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來之濟
者視淵為陵視水為岸視驚濤為坦塗縣人
錄其役謁予記之予曰是可書也今人見冬
涉者其心惻見春涉者其賴此然舟子專濟
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
位而政不及焉或幸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
力不至焉或不仕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
君位焉而莫之幸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

不仕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饑咷利
焉而莫之怨夫惟饑咷利而舟子始不利夫
惟舟子不利而邦咷始大利然邦咷之利今
之難乎抑久之難乎今而不久非咷之利其
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無
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無

直州重建壯觀亭記

像真游觀登臨之勝屢有二發運司之東園

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去城之北三里所曰
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洲若長城
若垣月岡阜迤二十餘里迺迎大江之怒
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長天蓋陳平時兩
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
將十萬師臨江又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
而去亭立北山之墩居高視下江淮表裡皆

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

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漂渺於
烟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紫
積綠茸競奔爭馳而不可繫也如安期羨門
御風真氣隔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
官發運司迨暇則徘徊其上為之賦且大書
其扁至建炎庚戌火于索虜再葺至紹興辛
巳又火于索虜兩簾雲棟剪為荒烟野草垂
三十年路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守左侯昌

時作藩之數月因艮齋先生謝公過遇相與
談斯亭訪遺址披臻而上巋然獨立迺誅草
茅廻屬工徒為存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
軒後邃以櫨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來
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扉不及陋無費於
官無屬於民又種萬松以綠其西北又栽桃
李梅杏楊柳千本以仞其南谷儀貞之民士
登而樂之相與謁余記之且曰吾侯秩滿將

歸天朝苗之不可吾侯奉法循理節用愛
人至于積儲府庫構壘訓兵戍虞揚彊夙夜
畢以力盡以暇江海盜寇悉縛致麾下奸慝
跡熄不敢窮發年穀荐豐倍蓰它竟因治之
餘復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
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
望神州而動鑿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游
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我淮土以

詔于無止予曰詣哉紹熙二年四月六日記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為
江右甲朝廷視邦選使其重視姑蘇霅川諸
郡云紹熙元年春皇咨手相廬陵調守孰
可于是蕭陽方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荐聞首
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月教條既給歲事
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贊商略曰是邦

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記焉非闕歟
捐布三十萬召匠視成官無所預建茅于郡
圃之東三端堂之左為堂七楹踰月而落之
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贊之曰甚善名堂
雖欲易烏得而易于是旁搜先生之遺墨代
石刻之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書及士子陳
其姓者葺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
留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去思移書于公
誠齋集

卷七十三

十九

宋集珍
本集刊

曰子非先生之鄉乎于先生獨無情乎記斯
堂予獨得辭其青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著
昔在穎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
穎之華屋今為荒烟野草在廬陵之荒烟野
草今為穎之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
之貲天下敵之而其鄉里不敵之可乎不可乎然
乎當時敵之而后世不敵之可乎不可乎然
則鄉里之敵先生后世之敵先生人也非天

也蓋人者可必者也然問六一之堂其在永
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
穎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后世反隆興人又不
可必也先生之沒距今百有餘歲矣堂之在
穎者化為荒烟野草矣而斯堂自穎而歸廬
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今
侯斯堂其能歸乎然則天也亦人也既以為
侯賀又以為先生賀紹熙二年五月二十六

誠齋集

卷七十三

二十

宋集珍
本集刊

日具位楊公記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

廬陵揚 萬里 廷秀

記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

誠齋集

卷七十四

宋集珍
本集刊

扼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庫且監預可謂称矧是闢宮古以擇士而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楹歲阤月墮至者千人項背駢集至葦葭為廬架以蒼筤風雨驟至偃蹇遞黃金文卷紹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寔來居守幕府肇啓一新百為劬躬疚懷于夙夜仁声義實允洽毗庶文令武競矣戎載肅靡

故不葺靡敝不革宇于九郡水噴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若干人充庭果以為請公即命駕率屬徃而相攸則見藩援級夷棟折棟傾廩廩將墜顧謂治中廖君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廩不湫溢否不簡陋否其宜稱否迺徹厥舊廩塗斯新意匠是斷畫堵是度揀宇崇三柱角奕々率仍舊貫益四之一考官有舍揖客有堂東廊西廡爰拱二腋可案可

誠齋集

卷七十四

宋集珍
本集刊

几可研可席堂之北換中開以南前後仰牆内外有閑自闢之未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員左次右局不設不併會為閨啟閉維時戒誰何者於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徂齋皆甃其地士之集者霽則不埃霽則不淖經始于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落之公

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來試於斯盍亦斟

長江以為泓操三山以為瓢以寫眉中王謝

康濟之長策以吞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撓其
諫毋譖其撫以毋負余公延佇之至意公名

端禮字屢恭具位揚名記并書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
深念平生無他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

誠齋集

卷七十四

三 宋集珍

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蓉雜以藻荇每疏泉
白筍入池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
閉而激之則為磯泉貢珠躍玉飛空而上若自
金繩馬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為流水其
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嗔叱然後滃然而上決
決而流流而入於池其流有定其入有声頃
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
生致小魚善遊而喜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

誠齋集

卷七十四

四 宋集珍

安所得石思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林般永
新恆石以遺予喜甚曰予犯所謂天賜者
亟召匠銛餌為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憇予
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假山將誰紓予安曰予
敢給人耶自紹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缺
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堙
即命浚焉泉冽以猛同鑿筒引之又於假山
之前十步之間闢一小方池深盡廣五尺泥

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之不可為後世

乃有法可艾也予曰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

膏肓無法可艾也有艾可艾予亦可不艾也

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王陰病叟楊公記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趼觸熱走百有二十

里訪予於南溪之上跽而請曰湛同里人士

曰撫江朱生知微德全者嘗於先人乎從李

湛與之同研席繙書策於今二十年不啻矣德

全之為人湛能言之寅旦而起丙夜而不寐

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書之芳潤而不知芻

黍之悅口詠仁義之洪濶而不知江海之沃日

獵道德之苑圃而不知雲夢之獲禽其志未

小也嘗服膺齋心乎范文正公不欺之言乃

取以名其堂教介湛乞先生一言以記之上

何謂而不涉下何謂而不曠願約以為後學

憲不寧唯朱生之福抑湛也實與彼焉昭二

之不揭昏三之不發先生其忍乎否對曰是

學也吾也嘗從事於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

誠謹獨不盡乎人則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

兩賢其界也有器其承也有系不此乎在其

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天亦不知所以

告八聖兩賢誠齋男客記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迓予

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曰已晚

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

舊皆寂々門未啟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啟矣

予入坐賓階有頃信臣攬衣猝々而出是時

風雨晦晦渟渟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

遺恨鄉也山月亭不遠五十里見我於闔蓋

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

曰先生毋恨即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

折而左度脩廊步穿嶺有亭若在天半愀然
孤峻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
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
信臣指前巒三十許武石壘崛聳皆齒層出
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
如削闢闢數十萬家如在井底下視瞻掉遐
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下城高絕之地無
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首原也其左突
出而翼蔽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尾高者拜
相山也其下橫屬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
覽未既驚風歛起林木叶呼大波怒濤翻倒
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
立亟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
無月年月日記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者李君之傳也閣之趾故在縣之南之傳所
居之西偏成於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仕
居彦從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邹魯之謗以名
之遂為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
既扁之以三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裴公
數十人賦詩以華其紀者今待制侍講晦庵
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簪敝致政君嘆
曰失之攸與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
日迨暇携賓親若干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
里所得其地於太湖山之旁由邃演迤改築
有日矣而父祖相繼以逝子之傳既長刻意
嗜學慨祖父之齋志未據則又喟曰是閣不
建之傳不名為人子為人孫矣則惡衣絕甘
圭積委累匪閣弗思匪閣弗咨匪閣弗為紹
熙癸丑始克落之厥址正方殿廬高涼自地
視閣躋在天半自閣視地潛在谷底湖鼎三